



韓仙傳
衍齋

4卷
515
27

廿七



門不書 4
515
27



陳眉公訂正韓仙傳

唐瑤華帝君韓若雲自撰



明繡水後學

陳臯謨
陳上選
全校

予大周之韓原人始氏以國秦楚迭滅後有叔
通子者奔武城遂姓韓氏因契夙器遊於海東
足成仙聖枝蔓蘿蒂牽連不已漢之東西晉之
前後史譜已載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先祖曰倂

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遂家於鄧州之南陽
松水焉玄宗天寶壬午九月先父生有異質既
長以弄著名諱曰愍尋改曰會應代宗廣德元
年癸卯鄉舉大曆二年丁未秋仲卿祖薨先父
盡大禮視掩於匡廬之五老峯下卜者曰得此
者位極人臣二十年後有仙者出先父與姑子
蕭存築舍於西林寺守墓焉蕭存歷官至郎中
惡裴延齡不仕歸養於茲明年戊申上元繼祖母

賀氏生叔愈五年庚戌叔三歲而賀母死先父
拊之先父歷官起居舍人十二年丁巳五月先
父坐元載貶嶺表既歸南陽叔日記數百言通
六經百學建中四年癸亥朱泚亂先父携叔奔
遷韶嶺先父爲人善清言有文章高世江南宣
城有別業先父亦就居八月有詔徵先父以衰
頹不可就因二辭遂爲訕謗不用及韶嶺兵尅
復歸苦勵叔以讀興元元年甲子登薦時叔年

韓仙傳
十八也貞元元年乙丑謂叔曰吾蚤失怙恃吾
母清河崔氏亦卒汝母生汝卽捐而幸成大人
矣我年過半所不盡恨者汝嫂呂氏之不嗣也
天欲何爲言已淚下叔曰弟所得生兄之育也
弟之成人兄之教也弟立身過望兄德勝天矣
德必厚福况垂世乎兄其毋憂先父稍解七月
爲叔娶扶風之竇女焉先父禱於嶽神之西夢
曰虎榜中鄉闈庭分桂一枝最憐雙遂後賓鴈

各于飛明年丙寅三月七日甲寅之辰而吾媼
竇氏忽見丹鶴飛入中庭先父亦見隨入方舍
絕無影迹六月乙未七日庚申之酉而予生時
也天垂吾異地應百祥鄉里有見老鶴翔空者
先父以鶴爲名謂叔曰昔卜吾父五老塋地者
開府子儀郭公也謂我有仙者出丁未迄今二
十載合其讖矣叔曰異教也神仙杳茫兄何獨
取乎吾聞周孔正世餘不復知矣未聞以黃老

之無君父者可以定天下也第每不深恨此輩
他日有望必人其人火其書明道以導盡去其
教而後已先父嘿然初蒼梧之野賓龍峯西北
有洞曰皇老東華李公西城王公相傳道忽合
桓神丹予以太素稟質太易賦性太極會形冲
冲冥冥莫可先悟遂托形於胎仙氏時東漢之
明帝永平庚申中秋也西晉惠帝元康九年已
未予生二百有四嘘吸踵固輕翮虛靜故獲遠

考龍沙起運有仙者迭出予於皇老洞遇李王
二翁在焉予翱翔空際倏忽漢落穿雲漠舞松
風上下於紫翠之間是夕七夕也月影垂鈎織
星半渡電光羅動於銀津間人籟窸窣寒光拂
拂露含山草猿抱枯藤二翁對酌童子捧符一
童進朱橘嚼酒談及妙旨畧曰人稟先天溺
於後天雖一草一木莫不皆然但能回神於外
明定神於內官馳神於空窟知神之舍返神之

遊則天地之精華可收吾神之妙用亦能沉潛以和對谷以應明而靈靈而神神而至神而又至於身外飛神則得仙矣西城曰所以謂其能明能靈者何翁曰人物最關性命者神也生虛則爲氣生濕則爲精生夢則爲魂生形則爲魄生想則爲意至於肌膚四大莫不曰神而感也於此上安身天地之自然聖神之造化自得矣談至東方欲白天景漸收啓明高可丈許予聞

之心竅洞明長唳數聲翁不覺失聲曰是兒悟矣悟矣予得領微旨卽以神神之道治於洞口仙翁去矣香風聞聞瀑布乍響洞烟裊裊梅魂如恍予饑茹渴吸自擔清賞時有蒼猿公玄元丈人寓焉遂爲誓好然山峯峩雲深樹合雖老樵熟獵無能見者唐貞元之元乙丑又四百八十六年矣

上帝若曰延康立極赤明開圖仙當用薦厥補

神都用敕汝無量大通神霄仙卿呂巖遍訪塵寰超凌上品以佐

太上無為元元至化惟卿勿怠如勅恪行

純陽翁遂飛歷八都無地不涉忽一日憇於蒼梧之陽予已洞識矣予更名米壑老人與玄元丈人共謁焉翁固知之僞問曰子何人耶予口致詞曰山林老隱端悟性宗幸值三生何逢仙聖雖飲松流啖雲實獨甘恬苦願剖冰壺開玉

藏發我育龔是為野人之至望翁笑曰子野則野矣人或未然姑試子遂示詩曰兩口談玄弁是虛山高下品亦非居洞前縱有千年計濱海蓬萊總不如其意諭以蒼梧雖美塊中耳不若蓬萊之能久居而其中微示以呂嵩洞賓字意猿初不悟也遂輕之予跪進曰公非純陽呂翁耶翁曰子言是也可教遂以鉄丸三枚命曰二子服之可立死而化於人道予將度汝為仙猿

畏拒之予欣授而次第吞之但覺神凌至虛翁
乘之而起猿哀號不已予再瀆之翁曰子仙緣
猶隔一世耳托質於人吾當再度汝矣飄飄而
上越東海入方丈之顛見東華翁曰美則美矣
恨毛團耳可更其身當躋上域遂命翁送之翁
領予神逕抵唐國之松水投予於呂母之懷囑
予曰汝勿言吾來視汝遂降生焉蓋吾母乃翁
之從孫也未幾先父與叔棲扶風賓館次年丁

卯苦疫先父卒於八月十二死經時復起索書
囑叔曰賀母生伊亦此時我於此上獨堅持今
朝長嘆歸乎數維汝憐孤立我兒叔曰分內事
也兄何憂耶視弟為不義耶遂嚙指為誓先父
揮淚而逝時人有議叔傷遺體者叔曰不然兄
何瞑安耶聞者皆嘆服叔慟毀將絕親隣百計
慰問遂上山陽野雲葬焉蓋以匡廬之遠故也
叔侍先母以母道晨夕問寢先母頗識字句亦

韓仙傳
嘗勸學貞元五年己巳先母亦歿時予年四歲
淑儀慈色尚可記十之二予抱負宿興皆委於
叔也八年予七歲矣然猶記翁不言之囑終不
呼一字叔不悅曰是兒痴物也寧馨耶芻靈耶
何日得精爽耶強笑而負之遂爽爲小字十年
甲戌叔舉進士歸予喜失聲曰叔歸矣予叔母
趨視果然與叔大以爲樂是夜恍惚膏矇次辰
遂瘖不能出一聲但哭咷而已叔求之百計莫

可瘳午陰正庭忽有道人黃裳紫冠來謁謂能
發我聲蓋呂翁也叔喜襁予與視翁笑曰而忘
予勿言之訓耶予不覺律管發輝答曰有罪有
罪遂爲予名曰可名湘可字清夫他日當爲我
方外弟子叔大誕之叱之出予遂能言次年乙
亥叔譏陽城作爭臣論拜御史大夫十四年戊
寅大夫孟東野張籍叔友也媒於東閣學士林
圭國甫之女於予而娶之女善談詠小字蘆芳

予年少不喜女容近之則自報終不一與予十
三歲矣叔日以經史爲訓予頗敏擇穎上先生
師焉先生死予舍於家叔親教之四月十四壬
申呂翁變名宦無上謁叔談及羣書百家無不
熟獵叔延三宿大以爲竒遂命館側予師之旣
居晝則訓予修身治國之道夜則授予內鍊童
真之道予深信之翁曰修身可人爵而老死迷
真修真可登仙而長生不朽二者不可並學子

欲何擇予曰貴不可久仙願學焉翁喜而教之
然蒼梧之事予皆忘矣未幾爲叔宴集時堦下
有匠者用銅錢汁補鐵甑者時翰林虞公命予
對曰銅鏹補鐵甑予對曰鉛汞合金丹座上皆
詫叔曰汝何以知之予曰師教之也言未已侍
兒進曰宮先生夜夜教公子以神仙之事叔愈
怒撻予索翁責之曰吾兒儒外之習吾不之講
始吾以汝爲高士也禮之汝敢以惑世誣民之

事以搖其心耶速去勿致辱耳翁笑而去囑予
曰子能憶昔蒼梧之苦當來終南之碧雲峯求
我去此三百里子不惜則一大失矣予日夜慕
之甚於父母中宵予亦遁杖嚟泣大索三月不
能得予道經鄜南峯老嫗一宿嫗惑予以美女
予力却之彼策杖而逼予終不伏天曉則茅屋
嫗女皆不見予始去蓋翁一試也又過太白嶺
下是時聞有虛言杖覓官追者不敢晝行是夜

月明當空忽見前林密處燈火交遞予趨進則
白骨叢雜有一厲鬼執予曰子非韓爽乎予跪
曰是也鬼曰子父母得汝而亡子叔俯汝而生
恨不汝撐天破浪以光世代子欲逃何地耶汝
不肖子也予得而食之予曰我所以逃者宮僊
人之教也鬼曰宮僊人妖士也汝聽其惑汝父
令我先食之矣予曰宮仙人教我以善旣死我
已捨心事彼我亦當死以求見耳請食之鬼曰

汝歸去吾或可恕予曰有死不歸言已鬼曰吾去喚同輩來當分食汝言已不見予奔蓋翁二試也入長樂坡道見一布暴予開視之烹羊蹄一具酒一壺時予甚饑思必有主坐守之少焉一婢遠哭而來予還之拜謝而去卽不見蓋翁三試也轉沙溝界予餒甚坐石下有二夫逐豕見予曰子爲我守此豕片時我有遺豕往尋之復遺予以熟食予飼而飽二夫去中餉不至有

一虎自叢莽中出欲搏豕予曰受人之托而爲汝搏是不忠也願自代因納豕於藜刺中而身當之虎回首大吼遂入崑穴莫知所之少焉二夫長笑而來牽豕而去蓋翁四試也予前不十里路歧甚岔有農夫罔以逆路不覺迤至扶風柳林有丐者深酌酒極醉當於要路詈罵千百以至萬計予不敢答索予錢予罄囊與之又索米予止二升一合並與之方稍解而去蓋翁五

試也既達終南界問碧雲峰於樵人時一羸樵
甚醜答予曰子欲訪誰耶予曰宮先生耳曰宮
先生吾故識也始以美名重世人皆畏之既而
久居犬彘不爲也因淫盜無常人不與食今將
死矣子訪何益彼不死吾輩欲執於官以誅耳
子勿貽池魚之禍速去之予曰予此來欲見後
可雖有禍願爲之死彼曰子非智士也去去去
彼可於紅樹下秦中求之言已而去數步復回

顧予曰惜哉此子送命九泉也予雖信之心終
不退進山壑極險攀緣而上蓋翁六試也已而
挽烟蘿步劔石迴紘苔草涉歷蒲蘆雖狼窮虎
止之地無不經涉果見盤陰之下有紅樹焉蓋
老楓也下得一破茅舍遠睨烟火微出予手分
荆棘而入則破壁敗爐藤榻石枕先生弱瘦不
可目視雙眸不開釜有殘豆羹案有破書半卷
視之命書也先生狂呼大哭不省人故予再三

草仙傳
喚之先生曰汝鬼耶取我耶予拜泣曰弟子湘也自先生教我而來如忘父母今日帶月披霜未避險夷求見先生以復昔約先生何外我耶先生曰我記之矣我先以文學有罪於世而逃既而衣食不給復肆張於汝叔而復以妄言誘汝以至今日老天使我受此苦者正此報也子可回勿悞青芳光景也我頭下有金二餅可供歸費子歸可薦我於九泉下况此地虎狼交雜

蛇虺出入雖一薪一汲必逢百度子不可久予曰弟子此遇心方得已雖虎蛇食啖甘苦不辭先生昔爲我師今日既見先生困憊而離禽獸不爲也願以死同先生泣曰子今日好心矣我死何以報之予曰先生但安心以自保耳三日後先生謂予曰我思泉水子往求之予遂去山壑之下群草交翠密封湍流予方就汲忽一蛇長計丈許盤旋張口如箕欲相啖狀予跪祝曰

人世萬物必有靈識我師得罪天地以致疾疚
思飲甘泉命之於我我以委身師事敢不忠罄
子旣我傷將賜我水以周師急我必返身任汝
啖也言已蛇蜿蜒數折草蔓皆伏威聲如風灌
耳而去蓋翁七試也得水而歸先生飲之遽起
而大笑曰子非下品人也吾非宮無上也宮字
無上呂也吾初唐之洞賓也七度試子皆合天
格子可教矣遂引予出舍不二里山景異常指

一峯巒曰此碧雲峯也一喝而白壁開曳予登
卽如王宮帝闕金紫交映彤碧混合如白晝焉
少焉二童曰翁待師久矣携入大殿下一翁居
上環目方靛高冠坐首先生曰此東華李公也
吾昔年事汝知否予都不悟先生命再拜東華
翁曰可取飲飲之少頃童進醴予飲之肌骨皆
寒先二世事無不記憶方再拜曰一迷不覺十
四載矣翁笑而納之時貞元十五年八月中秋

也予年十有四翁復引予謁雲房鍾離翁西城
王翁火龍鄭翁而授予以道越一百二十有四
日而成道予謁上帝帝曰子來授汝開元演法
大闡教化普濟仙卿予謝而退遊蓬島但見琳
宮貝闕天影彩霞自然吟咏仙侶徘徊誠所謂
試向崑崙巔上望十二樓臺無處尋也三十日
復召謂曰卿叔韓愈乃吾仙甫冲和後身也微
過謫世子何不往度乎予遂領旨而下則山川

變態人物流移恍然腥塵中耳永貞元年乙酉
因叔先十四年言旱譏罪於德宗黜為山陽令
次年取歸經湖南遊衡山宿二日雲房純陽翁
更為二道士勸叔曰人世轉丸命數飛燕光陰
不可得美官不可久公胡不相將猿鶴久世以
長生耶叔叱之曰何物妖士敢興蠱語二翁遁
之元和五年進官河南方西令轉國子博士十
年乙未叔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年丁酉憲

宗正旦朝賀留宰相裴度妻父林圭及叔宴之
問曰今歲豐儉若何叔失對曰儉上曰何以知
之叔曰去冬無雪故知儉上曰可禱乎叔曰人
主至誠熒惑失度尚徒之况雪乎時諷諫耳不
意憲宗出旨遂的限於叔三日精禱致雪叔大
惶措予喜曰叔可度矣時高第百餘日肆雌黃
老氏之教言必深惡予遂出榜擔頭曰賣風雲
雨雪市夫訝予妄報於叔叔收予予已異形叔

不能識詰之曰上以年歉預禱雪以示豐汝何
人耶敢言慢乎敢曰賣乎予鼓掌胡盧而笑曰
人以爲難吾身中先天坎離太極混合乾坤尚
可顛倒况後天之雨雪乎叔曰汝可祈則爲我
試予曰諾索酒大醉遂登壇半日駿雲漫野寒
氣侵骨天光一合六出立降深可尺許裴張諸
公大以爲異叔謬曰人君至誠人臣至專所爲
耳豈一道士之力耶衆皆不服其論予大笑而

退是日拜刑部侍郎宴賀予謁之始也善待既而接待中微語勸以急流之說叔果大怒而斥之予曰神仙有變化之妙公不可爲泛叔曰汝能盡一杯之酒能寘諸公醉耶予曰甚易耳公當隨我叔曰汝爲之予遂取所佩葫蘆徑可一寸高可寸許盛酒半杯卽滿因而遍席勸之凡三十人各記三十巡中宵不竭衆皆駭叔曰此民間漏酒法也叔復曰汝可召二妓飲舞乎予

曰亦易予面空召之仙妓立降衆又異叔曰幻術也叔曰可召鶴乎予卽召鶴下舞尋化爲羊口出歌賦其中無過勸叔之修省也叔皆以爲幻予大言曰公欲爲天子耶貴極人臣尚不知遺禍而早退一旦誅貶風塵千里凍餒而死妻子榮祿可復得耶叔大怒叱予出次日復謁則已重門鎖鐸不可入矣予飛空而入至中窬而下衆皆驚叔曰何來予曰上壽耳叔曰何貺予

車仙傳
曰金蓮耳遂索火一缶予投以丹少頃蓮花大
發高可三尺碧盤寶華靡不一具中一葉自然
成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叔
視之曰此何語也予曰公遭誅竄可當驗之叔
大忌之執予供予立書曰供狀列仙年甲不具
生於松水長入蓬萊三台護生五炁全體身朝
元始出入雲衢恭東華為主歸鍾呂為師丹藥
度羣黎跨鶴遊海島因愈叔遭險命入刑囚暫

假下瑤池拔救來鄉貫一報鞠育二謁祖宗今
承供審大羅天甫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
卿松水昌黎郡仲卿嫡孫清夫謹狀叔再三視
之不覺淚下予遂示以原形叔大哭曰子何風
顛如是耶吾慕汝念汝如月碎中心子何忍心
耶予曰姪上朝天帝今為仙宰思叔之德慮叔
之難特相援耳叔曰汝勿妄言既而見竇母則
蒼顏矣而予妻尚在予不之顧諸公為之大慶

卓仙傳
一日叔誕時上元也予捧蟠桃一枚爲壽衆爲
竒遇叔曰此冬桃耳善藏者能留之何異予知
不可度呈以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寶
鼎藏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
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如效此同往
翫仙葩叔曰子去家二十年尚荒涼貧窶如是
而更復誘我耶百計諭之終不就予留詩於壁
曰我欲隨公去千言固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

更相逢叔覽之揮泣而罷十三年戊戌叔進吏
部侍郎時鳳翔寺塔有佛指骨放光上遣中使
迎之叔面諍之上不聽罷朝次年骨至上留禁
中二月送諸寺人皆大惑叔表諫數百言陳梁
武故事上怒收欲誅之宰相裴度崔群林圭爲
言乃貶潮之刺史叔別家往官經藍關秦嶺正
值大雪馬憊於道從者二人皆遁去叔獨無倚
待死而已予冒雪見之叔號呼百狀悲喜交集

始曰子先言誠有驗矣予迷耳遂成完詩曰一
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
弊政豈知衰朽喪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
邊予勸曰叔今上不得於君王中致離於祖禰
下不及於妻子近有類於千金軀正此可隨姪
以效長生耳叔曰君命謫潮予當匍匐事命力
不足死亦理順而欲我隨遁是逐君怒逐君怒
是不忠

縱仙可學安可成乎予有死而已汝勿言况君
限有罪於家汝嬖母置何地耶予囊有糒可旬
日待雪霽乞諸郵驛耳予感其忠請命於
帝帝曰卿當隨事可緩化之予得旨遂謂叔曰
可携姪往乎叔曰此過望也越七日過嶺予爲
之買蹇僕而行逾月入潮訟政之間予有神識
叔得振威二廣溪有鱷魚食人及畜叔作文以
祭予勅神殺之懸首以示民大奇叔方知敬於

予也予日以勇退爲勸叔曰吾但得歸見宗祖
卽當隨侍任所之耳予曰不然姪之來者報叔
舊德也方今吾叔窮極叔尚不知從他日歸有
妻子之私何言及此叔曰予負今日語天當殛
誅雖今日之潮陽亦不可得予信之不更瑣常
教之導引禦瘴復教之守神叔從之穆宗立長
慶元年辛丑徙叔於袁州予隨去時袁有盜群
百哨於山林害占二縣民奔之予議叔收叔失

策予曰易也予雪夜獨騎仗劔入巢際賊遙見
大懼予命神吏縛之首者三人餘皆縱其散遁
救民萬計叔得功觀察王公表之二年召歸叔
過匡廬之五老峯謁祖墓經蕭存舊址存初與
先父共廬於茲字伯誠隱此而死叔少爲所俯
存有子蚤死移女蕭小貞出家爲尼於西林菴
叔訪之號泗終日勸其復俗終不就因遺金貳
拾兩於家立其孫凌漢焉叔見小貞之操題其

壁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
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洒烟霞予進曰此女可
度之叔曰能乎予遂贈藥一粒曰汝孝敬可重
吾叔吾父汝父所愛吾固報汝以此也女再拜
而退是夕服之神思精爽見寺神謂曰韓相公
姪非人也見位天仙也汝可師之次辰女羅地
而告曰妾父之死妾獨捐生欲報至恩故假於
釋今者吾師大仙也願度頑形願補陋濁予愍

之遂以丹餌之是夕化叔泣而瘞之予因送於
龜臺金母易名瓊瓊侍衛以長生焉朝見拜國
子祭酒叔已皓首矣始見家族予妻已卒於元
和十五庚子矣叔二子源滾滾死明年勸之叔
曰神僊可唾手於功名乎予曰何難叔曰子欲
我從遊但能取進士予傾服之予曰諾叔遂薦
予於太學明年甲辰予以天馬長門秦階三賦
登栢耆榜列名十二予不仕詭以風症上疏辭

曰臣以猥木得薦天匠危棟旣倅疲癯忽作思
輔神綏永膺台化天命止在空苦微軀臣松水
有尺壑可保勞頓乞恩歸祿以藏筋骨無任感
躍上宣旨曰卿以雋英作朕高柱艾年微困何
致重辭命諸方藥以瘳肺腑卿其尚忠勉進針
石是爲朕快醫工來治予示以死脉果復命上
遂允歸叔始誠信五月拜吏部侍郎得復舊爵
時蒼梧之玄元丈人已生於霸陵西村朱氏年

三十呂翁遊五臺來爲貧道者乞食於家朱氏
各拾得敬之飲餘翁命之飲遂啜之翁復以劍
囊寄之出舍遺金二餅彼遂封之翁至而還翁
領之過澧水悞墜劍於深波命取之彼卽捨生
以赴未及中流而劍自浮隨新豐翁醉甚逐之
跪而不去旣而引劍欲殺之亦不去弁無逆色
翁方解翁過涇水道見一乞兒索食翁撻之卽
死尋又一丐者來見之卽曳翁以償翁不辭謂

拾得曰子可歸吾就死矣彼豪哭曰撻之者我也汝何以誣我師耶遂拔劍自刎翁大喝一聲二乞兒俱不見謂曰子可教遂相持而來京師之長安門見予曰子何久於風塵耶予曰盡在三日翁曰是兒汝友也當於藍關可並度之予諾翁去留拾得於藍關之九曲溪洞曰子待七日子師至矣予歸是夜下元寒魄穿櫺燈清籟靜紙帳梅花槐風竹戛清入兩耳時有孤鶴倚

苔斷琴在壁與叔寢於書屋再諭之曰上帝以叔仙根道骨昔者命姪往度叔堅不從故有大患今叔大事已矣潮陽叔之親誓又完矣何不去之叔曰仙人不常見吾老死於鄉黨足矣吾恐朽骨不可長修衰氣不可壽世弃於山野死無名也姪有至諒幸爲我思予曰姪隨叔有年叔猶不知耶姪之大道可以窮桑田朽山嶽竭海源雖日月更變不致敗此身也叔如不學恐

軼仙傳
貽譴於天天必加誅又豈憲宗之法耶叔曰易
則易矣何物色可隱去耶予遂以竹杖化叔之
形了無一缺死卧於席叔遂隨遁予餌以飛舉
之藥風騰於藍關之巔安之仙景相與拾得爲
友而復命於帝帝曰卿可度之予歸詭號雙目
爲叔之師予問曰汝思家耶叔曰已脫業舍委
身大道復何思耶予又曰思汝姪耶叔曰聽命
在師思彼何益予遂授以至道百日而神識洞

達始有冲和之悟時長慶四年甲辰冬十一月
也叔年五十有七予年三十有九其家見其死
源第尚幼門人李漢隴西人也葬叔屍假於鄉
土愍其忠祿其子源追贈禮部尚書昌黎伯謚
曰文予方蛻其舍於終南飛其神於衡嶽之耿
上詔之始入太清而拾得道亦就隨去 帝曰
子功成矣向何迷耶不贅叔於上仙列遣予送
於崑崙爲使焉叔方大悔予復奏舉祖考皆允

神霄仙伯焉
形之妙皆入崑崙予相繼送之而去拾得命爲
取予之父母前七代予後一代皆附以太陰鍊

衍極敘

鄭子經閩人也所稱回溪肯亭
皆其先世此書包括古今論著
精核殆不媿其家風者與惟謂
虞褚爲疲繭不無太過豈知顏
出於褚耶至論張卽之陳讜之

廢法實臨池之戒也是編為吾
師泰泉先生家藏有劉有定註
釋頗詳瞻不能盡刻也刻此為
用筆鑒焉

隆慶二年秋八月羅浮山樵黎
民表書

寶顏堂訂正衍極

元 莆田鄭 杓子經述

海鹽姚士麟叔祥

校

明 樵李沈道明于弢

至朴篇第一

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
篆籀滋飛天八會已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頡以
降凡變五矣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

有三人焉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銘斷碣
未嘗不爲之歎歎而在昔結繩之政始
分龍穗之章中輟於是蒼史氏出仰觀俯察以
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秘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若稽古大禹旣平水土
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三代之末周
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孔子採摭舊作緣飾篆
文天授其靈初物垂則呂政暴興天人之道壞

亂極矣李斯者適際其時陶延偃仰專名擅作
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亦參定篆文增
衍隸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
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於一筆書元
常神妙於銘石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
晉宋能人莫敢讐擬李陽冰生於中唐獨蹈孔
軌潛心改作過於秦斯張旭天分極深渾然無
蹟顏真卿含弘光大爲書統宗其氣象足以儀

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所底止蔡襄毅
然獨起可謂間世豪傑之士也嗚呼書其難哉
文籍之生久矣能書者何闕希焉蓋夫人能書
也吾求其能於夫人是以難也今予得其人而
不表章之使來者無所取則以至乎書道之妙
予則有罪也厥今區夏同文奎壁有爛異能間
作黼黻皇猷三代以還莫此爲盛大比之制已
興保氏之教必立草茅論著或者有取焉爾

書要篇第二

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言者
聲之宣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肇音濼哉闡乎
其罔聞也夾滌山人嘗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
矣皇元圖書重啓人文諧聲之義實宗乎五雖
古之三皇龍書穗書雲人諸作幾以加諸猗歟
休哉商之倒薤周之虎書魚書其象形邪曰夷
考禽書龜鸞諸體不過名物作也曰孔壁舊書

皆科斗文字佳成之文獨顯於世曰古文雜用
籀體非一於科斗也蓋古文有填書麒麟鍾鼎
篆有垂露復書雜體隸之八分變而飛白行草
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
自然效法天地然則予何取 秉哉曰漢時遠步
晉唐至宋滋弗逮矣蒼夏之踈遠矣幣刀鼎鬲
卽擊友 世復寡傳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詛楚
其興於近代乎石鼓泰山碑暨於兩京遺書舊

畫學者不可不厭觀焉黃庭謂非右軍其誰作
耶曰永僧徐浩輩爲之也樂毅論舊本希見於
世宋初王侍書別寫刻之洛神賦亦後人託獻
之而詭行之墓田丙舍其鍾太尉之懿乎霜寒
數帖其王會稽之奧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
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浯溪碑雅厚雄深森嚴
於瘞鶴萬安記其苗裔乎卽官廳壁序祭濠州
文末年誥身同出一軌所謂不約於法而允蹈

多相
焉者一掃歐虞褚薛之疲爾張顏疇宗與曰宗
古文籀篆其開於程蔡乎石室之書今亡矣其
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
可止勢去不可遏若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
刀戈縱橫皆有意象左迴右顧無使孤露藏頭
護尾力在字終疾澁之分執筆之度八體變法
之玄寬鳥呼反崔瑗之儔咸受業焉光和建安諸
作高明粹精非魏晉所擬議籀隸與篆同筆意

與張留侯蕭相國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爲格
言矣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楊子雲訓纂其
說文切韻之本乎回溪書衡肯亭包蒙其義則
衍極竊取之矣夫字有九德九德則法法始乎
庖犧成乎軒頡盛乎三代草乎秦漢極乎晉唐
萬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
曰九德孰傳乎天傳乎曰天傳之又問自得曰
無愧於心爲自得

造書篇第三

至哉聖人之造書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虛消
長之理竒雄稚異之觀靜而思之漠然無朕散
而觀之萬物紛錯書之時義大矣哉自秦以來
知書者不少知造書之妙者爲獨少無他由師
法之不傳也或曰三代不聞其囂囂也漢魏以
降何其瑣瑣耶曰古昔之民天淳未墮動靜云
爲自中乎矩夏商以前非無傳也略也保民之

教立於周官後世漸尚巧智設官師以訓教之
去本愈遠而防之愈密去道愈踈而言之愈切
夫法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則可至
至則妙未至亦不爲迷人倘則邪邪則曲曲則
難於是閩中蘇援轉脫淫夸以梟亂世俗君子
道諸學者審其正易邪難幾於方向矣然則子
襄阻誦氏法乎曰法蒼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
天雨粟鬼夜哭有諸曰吾不知也李斯云九百

年後有發吾筆意者卒如其言曰陽冰非直繼
斯者也蔡邕學書嵩山石室得素書八角乘芒
鬼物授以筆法何其神耶曰古書至秦而絕斯
邈之法復絕微邕斬然矣鍾繇見筆經於韋誕
求之不得誕死而發其墓又秘之將死授其子
會太康中許人破冢宋翼得之何其秘耶曰法
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秘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
弗與誠其子孫勿傳曷傳乎曰天將啓之人能

秘之顏魯公下問於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
書十二意何耶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
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書道盡矣索靖之銀鉤萬
尾顏清臣之屋漏懷素之壁路及釵股諸法不
若是之明且要也或曰李斯儉人書奚傳曰君
子不以人廢言顏氏之書李重光曷議之李後
主曰
真卿書有楷法而無佳處
正如又手並足田舍漢耳李氏之書可乎曰使
天下塞其兌開其門可也唐數宋史何夥乎曰

未修之書也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人物表與
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夸乎曰語其細而遺其
大趙伯暉之辨妄所以作也宣和譜石峻等書
其誕章之尤者也蘭亭考愈松續考濫采羣言
吾不知其然也黃伯思之論其自欺者也

古學篇第四

秦廢古學刀書不可行矣蒙恬書經胡毋敬等
剽掠遺範造蒼頡傳學諸書散落復盡然道在

兩間法出於道書雖不傳法則常在故執筆貴
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
方之理方有圓之象隸不隸吾不知其爲書也
紫真授羲之其似乎或曰梁武謂元常古肥子
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
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蹟可尋獻
之則未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
藏鋒藏跡隱端而分起伏諸用又題衛氏筆陣

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象篆隸
八分相雜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
鑒又剛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張
懷瓘十法其成頌之緒論乎翰林禁經發諸家
筆意背拋引萬毒法趨戈曰清潤遲澁而左顧
善於形容矣邊衫側其月闇築未善也蕭何
韋誕其能署書乎或問廣成子應侯僧一行釋
微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乎曰法則

法矣然泉忌諱適足以累法真卿之劍池陽水
之講臺從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
乎陳旅之記能持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
銘刻歐虞褚數公若優乎曰古之銘石典重端
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押相參後世
鬼異百出邕作備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
於勁利伯施過於鈍孰登少開闔之勢柳城懸
其游張顏之閫奧乎徐李沈宋諸家殆闔

丑某
反

其藩落者乎韓擇木韓秀實李吉李儉綽有古
意太白得無法之法于美行之昌黎知其理而
功淺于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韻議者
以退之爲極陳厲曰彼蓋不知九方歎之相馬
也黃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或有古人
筆意曰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請問宋之名家曰
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
子瞻之才瞻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

道則未也若夫魯直之環變劉濤諸人所不能
及惜乎態之靡靡也然其真行多得於瘞鶴問
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法何吳說張彦祥
范成大法乎曰此而法天下無法矣然則卽之
諸人其稱降乎曰吁磔裂塗地矣或問蔡京卞
之書曰其悍誕姦鬼見於顏面吾知千載之下
使人掩鼻而過之也曰張卽之陳讜之書一時
籍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迄今書家尚祖餘習

曰速勿為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
然則其自知耶曰知則不為也人生不幸不聞
過大不幸無耻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
黎詩於工部至矣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
權之瑰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仙然
抱朴稱皇象為書聖陶真逸有類仙之論或問
懷素草書隣於長史君謨有僕奴之譏過乎曰
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從起相知

於異世之下齟然若合符節未達曰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藐焉寡儔
而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乎然則高閑亞栖之流歟曰二僧跏若後矣程
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或曰朱元晦諸賢其
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乎外也王子文
書感興其幾矣書學何所止曰切莫教身而已
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酣身益乎曰

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成聖人疾
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去之五百
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
流名

天五篇第五

天地之數合乎五皇極之道中於五四時之用
成於五六書之變極於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
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隸之

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或問
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周文王宣
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
漈以爲秦文信乎日以漆文知之然則筆曷始
乎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於太常非筆
何紀蘇皇歐陽棐以三仁爲漢石經趙德夫洪景
伯非之諒也或曰古書籀隸其渝渝乎久矣而
何言之覺古嶽反明也耶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

能高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闕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曰間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草曰篆多稊序問以分側有石書之遺意焉然則執筆有異乎曰夫執筆者法書之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寸

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嗚呼師法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法之所以不傳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或曰絳州潘氏蒐摭竒墨秘楮昉於蒼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淳化間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榻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

無慮數十有無不足計也汪季路之辨審矣
曰營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
求邕僧塔銘琛乎曰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
刻之天球乎黃初缺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
漢碑三百銷蝕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
全見古人面貌君謨隸纂其憂思深矣魏晉相
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
浸殊體式未散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

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其末造之孱民乎豪傑
之生不數其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間乎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冰獨神會之魯公
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首同祖
乎諸子之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厭於言
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曰吾
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元人書無踰趙榮祿雖古廢千榮祿卒能自

以其法擅元至今者也顧同時若鄭子經不
獨記著所不少及至詬斥水興北海而誦誦
以金石魏晉防人便其所習總之陰擯榮祿
耳然榮祿名高亦足以豪吾恐鄭口不勝趙
手至論法于寸以內外掌指腕肘之說真書
家名言也

海鹽姚士麟叔祥跋

